

序

忽念身本經生十歲授之父弱冠有司錄以呈之君自不
敢曰此聊以入時壯夫不爲嘗於九經有所撰述而此藝
缺然亦緣早歲雕蟲之陋深自慙忸先儒言科舉業非不
可學況經義本以引伸聖言非詩賦比者昔於嶺南見楊
貞復先生晚年橐皆論道之旨特其說出於陸王爲詫異
要亦異於雕蟲以售技者近唯陳大行際泰略能脫去經
生蹊徑而多原本蘇氏父子縱橫之習以害道其於聖人
之言侮之也多矣此製自王介甫至天順以前皆自以意
傳聖賢之意錢鶴灘王守溪者起始爲類合起結排比之

桎梏嘉靖中葉周萊峰王荆石以來又竄襲古人文字其
變不一乃不知人閒何用此物法雖屢變要皆皎然詩式
之類耳今略作數十首以補早年雕蟲之悔稍有發明及
勸戒不必聖賢之言如此期不叛而已

癸亥孟春甲辰朔王夫之記

序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成童而習之迨聖德已成而學韶者三月上以廸士君子以自成一惟於此蓋涵泳淫泆引性情以入微而超事功之煩黷其用神矣世教淪夷樂崩而降于優俳乃天機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學士之心樂語孤傳爲詩詩抑不足以盡樂德之形容又旁出而爲經義經義雖無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導亦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則固樂語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聲爲至舍固有之心受陳人之束則其卑陋不靈病相若也韻以之諧度以之雅微以之發遠以之致有宣昭

而無罨靄有淡宕而無獷戾明於樂者可以論詩可以論
經義矣余自束髮受業經義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
作詩不下十萬經義亦數萬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
點定因論其大約如此可言者言及之有不可言者誰其
知之庚午補天穿日船山老夫敘

經義目錄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 五句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 一節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全章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全章

朝聞道夕死可矣

無爲小人儒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 全章

母意

母我

出則事公卿 全章

季路問事鬼神 全章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 全章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 全章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者與 全章

子曰子欲無言 全章

食夫稻 至子之不仁也

率性之謂道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謂之和

詩云鸛鳴戾天至上下察也

暴見孟子曰 全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全章

敢問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

萬物皆備於我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 全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全章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全章

形色天性也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利物足以和義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不顯亦臨

夏許男新臣卒

僖公四年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儷焉如不終日

樂正子春下堂至子是以有憂色也

經義

船山遺書七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惟意不必如其心之正故於獨而必慎以誠焉夫好惡咸正而凡意皆如其心不可恃心而任意也猶不可恃身而忘心也傳者釋正心之在誠意者曰今咸謂意從心生余而夫人恆有心外之意其孰能知之夫意生於心之靈明而不生於心之存主靈明無定者也畏靈明之無定故正其存主以立閑而靈明時有不受閑之幾存主以獨發

於是心意分而正之力且窮於意知此可以釋先誠其意
之說矣。意流於妄往往自忘其身。卽偶余慨然有慕義之
想亦動於不自知。皆非自也。雖心則據爲我之必然而人
不能奪是其爲體也。自成者也。心定於貞坦然可白於物
卽一往自任爲不軌之志亦不禁物之共喻。固非獨也。唯
意則乘乎事之表形而人固莫測是其爲幾也。獨知者也。
夫旣欲正其心矣。則其自體可信也。而獨幾則未可信也。
素所爲者正矣。忽一意焉而覺其可不好。素所惡者正矣。
忽一念焉而覺其可不惡。始則若可不好。可不惡。而忘其
心因而順之。則且姑勿好。姑勿惡。以暫抑其心習而流焉。

則且惡其所好好其所惡以大移其心非但抑之移之爲
欺其自體也當其忘之已蔑心而背之欺之矣使其意稍
靜而心復見焉則必有欲然不自足之實蓋已欲正其心
固未有於好惡失常之餘能無愧無餒而慊然快足者也
然則欲使心之所信爲可好者隨意之發終始一秉彝之
好而不容姑舍心之所持爲必惡者隨意之發終始一謹
嚴之惡而不容姑忍則自慊矣此不容不於俄頃之動幾
持之也故君子於此慎之也欲正其心矣秉一心以爲明
鑑而察萬意以其心之矩意一起而早省其得失夫孰欺
此明鑑者惟正而可以誠推其誠而後誠於正也欲正其

心矣奉一正以爲宗主而統萬意以從心之各意隨起而
不出其範圍夫孰欺此宗主者必有意乃以顯心之用必
有心乃以起意之功也此之謂慎此之謂誠此之謂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

全慎其獨也

小人而亦有其誠君子益重用其獨夫小人知有君子而用其揜著焉意有時而賢於心也獨知不可昧能勿慎乎且君子之心本正者也而偶動之幾物或動之則意不如其心而意任其過小人之心則既邪矣而偶動之幾或動以天則意不如其心而意可有功意任其過而不容不慎意可有功而又何能弗慎乎今夫小人之間居未嘗有觸而意不生其懷必爲之惡以無所不至者有待以逞皆其畜志已堅者也心之邪也豈復知天下之有君子豈知有善之可著不善之當揜哉而既見君子矣心不知其何所

往也意不知其何自生矣戩然矣揜不善矣若其善矣則
小人之意有時而賢於其心也多矣處心積慮之成乎惡
雖人皆灼見而揜著不反以蓋其意而有觸斯警之不昧
其良唯己獨知而揜著亦不示人以其迹嗚呼此豈可多
得於小人哉習俗之競於惡而熏心以罔覺也一君子靜
訥凝立於其側夫孰知其爲君子夫孰知君子之側不善
之不可著而必揜者則且悉其肺肝以與君子謀不忌也
則且暴其肺肝以驗君子不忌也乃至惡之所未至肺肝
之所未有而故爲矜張恐喝之辭以動搖君子不忌也如
是而後其誠亡矣措亡之久意無乍見之幾則逃復之餘

心有怙終之勢矣故君子以爲小人之揜著誠之不可揜也莫危於意意抑有時而見天心焉莫審於心心抑有時而待救於意焉莫隱於意意且有時而大顯其恍惚羞惡之良焉則獨知之一念其爲功也亦大矣哉意不盡如其心故同藏於中而固各有其取舍意不必如其不善之心故所持在志而尤擇善於動幾使小人之意一如其心也則允矣其爲禽獸矣然則君子之正心而不加以誠意也則亦不覺而流於非僻矣故慎獨之功尤勿勿焉以意者過之府而抑功之門也

卷之八

八